

文汇·麦杰珂
新锐作家系列

天黑前

走走 著

文匯出版社



天黑前

走走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黑前/走走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3. 2

(文汇·麦杰珂新锐作家系列)

ISBN 978-7-5496-0763-1

I. ①天… II. ①走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76748 号

天黑前

主 编 / 桂国强 陈 平

执行主编 / 陈先法

作 者 / 走 走

责任编辑 / 陈今夫

封面装帧 / 瑞凡品牌设计

出版发行 / **文汇出版社**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排 版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江苏省常熟市大宏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3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/ 160 千

印 张 / 8.375

ISBN 978-7-5496-0763-1

定 价 / 22.00 元

主 编

桂国强 陈 平

编辑说明

为推动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,展示当下文学界活跃在一线的年轻作家的创作风貌和成果,鼓励他们的文学表达,文汇出版社与上海麦杰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袂推出“文汇·麦杰珂新锐作家系列”。

本系列共十种,为关注生活、关注现实、关注时代的小说作品,题材多样、内涵丰富、情感饱满、风格各异,其中七种为长篇小说:哲贵的《迷路》、余西的《另一个世界的花朵》、甫跃辉的《刻舟记》、杨则纬的《我只有北方和你》、周荣桥的《易安香学——李清照的人生和她的中国香》、王兴莱的《一路向东》、杨青的《约翰·列侬坐在我的窗口》;三种为中短篇小说集:走走的《天黑前》、任晓雯的《阳台上》、张怡微的《旧时迷宫》。

文汇出版社

上海麦杰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2013年1月

目 录

疾病的隐喻	1
嫉 妒	21
天黑前	58
附：创作谈——没什么特别的	74
这就是生活（C'est-la-vie）	78
（一）母 亲	78
（二）回 忆	88
（三）生 日	92
（四）暖	95
（五）絮 语	99
城市之光	104
（一）他们在看着	104
（二）城隍庙	106
（三）从这头到那头	108
（四）大卖场	110
（五）服务员	112
（六）回 家	114
（七）近 景	116
（八）咖啡馆	118
（九）茂名路的深夜	120
（十）外 滩	122

（十一）水 乡	124
（十二）训 斥	126
（十三）音乐让他们	128
（十四）乞 丐	130
（十五）棚户区	131
（十六）出巴黎	149
（十七）“为什么坐在这里？”	158
弃	168
爱之四十日谈	199

疾病的隐喻

这些对话就在那里，在一个名叫历史记录的文件夹里，十四天之后再来看这些对话，倒不妨把它们理解成一种调情的开始。这番对话朴素直白，以客观描述为主，表面看来，是在朋友之间进行的，但两人都清楚，这些文字，有着更为广阔深入的回旋余地。先说他好了，他的习惯是在晚上 11 点前上床，那天却与困意挣扎着和她继续聊天。凌晨 2:07 分下线后，他走向卧室的脚步都有些踉踉跄跄了。他爬上床，在被单下躺了几分钟，场景就被置换到了一节火车的车厢里，他和她并排坐在一起。在这个梦里，向前行进的速度是飞快的。

为什么经常吃止痛片？

因为有脑血管痉挛。

嗯。头痛？

上一次发作，疼了两天两夜。

真不知是什么感觉。

是的，常人很难想象，先是后脑勺下方左右两边中的一边开始隐隐作痛，如果这时忍住不吃止疼片，会慢慢线状一样辐射到斜上方。然后开始环状，在整个脑袋上方均匀地蔓延开来，这时再吃任何止疼片，吃再多都不管用了，那时人会很绝望的。

会不会越吃剂量越大？

会的。因为你知道一天不应该超过四包的量，可是你一次就吃四包下去，然后等啊等，没有过去，再吃，还是没过去，夜里要把眼睛睁得很大看碟，看得眼睛实在很痛时才可能睡着一会。上次那两天，我把一整套美剧都看完了。然后因为药力，会开始呕吐。

还能看进东西？

能，我只看探案推理之类。完全不能看艺术片，完全吃不下东西，脸会变形，好像轮廓坍塌，就是整个人完全散掉了。

类似的对话在她那里，让我们说得委婉些吧，是重复的。撒娇着，抱怨着，渴望得到同情一样。她真的渴望自己一无痛处么。对她的大多数时候而言，疼痛本身像是一个度假胜地，知道自己总会置身于此，没有别的地方可去。在疼痛这里，只有在疼痛这里，她好像站在了自己的内心深处。在疼痛面前，她歪斜着脑袋，迅速地寻找止疼片，把对抗的全部责任都交给

那些粉、片、胶囊。她的第一次疼痛和初潮同一时期出现，那天晚上她像一个懒学生，早早上了床，慢慢下滑进了黑暗。那几年，睡眠就像一阵又一阵的风，把疼痛慢慢带走，奇异地，在一夜之间。有时也会来点恶作剧，早晨起来后仍然隐隐作痛，但在她 18 岁之前，睡眠从没让她真正失望过。也许是她对药物的错误估算，总之，在她背叛睡眠之后，她不得不常常在床上辗转，从午夜一个人清醒地跋涉到天明。

这就是小说的开头。这是十二月初的一个清晨。下了一夜的雨，断断续续，几乎没有风。一个小说正在成形的可能性中。谁来讲这个故事呢？是我。

她带着茫然的眼光，从一面圆镜子里仔细地观察着自己。她已经看了很长时间，看自己。她还是那副样子，她本来确信，疼痛是一种具体的东西。所以在一夜过去之后，她偷偷揣着镜子上阁楼。母亲是不允许她多照镜子的（只能在出门上学前照一次）。她一个人静静地看着自己。母亲出门买早点了。这种看，从最开始的集中慢慢变成了闲散，失焦之后，倒有点像在思考了。这样一来，她就放下了镜子，突然，她把手放在了自己的后脑勺上，手指犹豫地，上下抚摸了一番。她摸到了自己的反骨（她的后脑勺其实从来就是那个样子）。

那天上午，学校里有一节体育课，50 米接力跑。她很喜欢跑步，马上站进了队伍，打算一拿到那根棒子就猛冲一把，

但她最终踌躇不决地站到了另几个女生中间，有一下没一下地，打了一节课的三毛球。

告诉你一件事。于是她的同桌慢慢地从《尼罗河的女儿》里抬起了头，眼神因为还停留在埃及古墓里，看起来有点迷离遥远。我快要死了（她说这话时一点都没感到恐惧）。同桌好像没听懂她说了什么。她没再说第二遍，但她继续想了下去。她想，她现在就走向死亡了，她在黑暗里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必须倒着手握着一根绳子往前走。疼痛就是那根绳子，每次都带她走远一点，越走越远，直到最后，自己完全从这个世界消失。这算不算最好的方式呢？这个问题很快不了了之了，因为老师站到了她旁边，她这下终于集中起了注意力。但她从此养成了做减法的好习惯，在语文课上，在有关作者生平简介的文字里（王勃，生于650年，卒于676年，生年27岁；李贺，生于791年，卒于817年，终年27岁；济慈，1795—1821年，26岁；不过殷夫死得更早，1909—1931年，23岁）。整个中学生活里，她没发现一个在二十岁前英年早逝的文人，对此她有点失望。

她频繁照镜子的行为很快就被母亲逮了个现行。你在干什么？母亲的声音有点尖锐，照什么照？再照下去，就别想进大学了。她先是一声不吭（因为不知道该以怎样的口气宣布自己的病情），但最后她还是说了实情。可怜的她。被母亲掷以无病呻吟四个字了事。

可怜的她。他第一次见到她，猜她的年龄应该在二十五

岁到三十岁之间。那棕黑色的鬈发和略长而圆的脸型使她“看上去流露出一种上世纪三十年代黑白电影里的女演员气质”，这是他们第三次睡在一起时他告诉她的。现在他已经知道，她的鬈发是天生的，做完爱后她会夹着纸巾睡去，她的眼睛不够黑，眉毛还算整齐，右颧骨上方有道不算柔滑的疤，没有一件五官是完美的，但似乎造物主最后给了她一笔，这一笔是充满怜爱的，只一笔，就形成了她这副耐看的模样。第一次睡在一起，两个人都没有静下来的时刻。他说话，她笑，用轻微而急促的喘息鼓励他。但就是难以亲近。他瘦小的身体就在她的上面来回，凌乱的鼓点，敲击来敲击去的，插在她身体里的阴茎并没有完全勃起，有点缩着身子。床在他们的身下，很奇怪地一声不吭。你连一声喘息都没有，她轻轻地说道。这次没什么快感，他回答。她摇了摇头，皱起眉头，让自己看上去对这个回答保持着就事论事，但她不得不咬了咬嘴唇。

第二次睡在一起，那两个被脱光的身体仍然没能走得更近。他还没从手足无措中恢复过来，同时光线太明亮，不容易放开。那个房间没有装窗帘，床垫也硬，书倒是不少，一个老男人的房间。处在年轻边缘的女人几次都选择了黑色内衣，还化了淡妆。瘦弱矮小，晒得黑黑的男人，刚补过牙，头发还黑着，眼神狭小，看起来总是没有什么情绪。她后来决定在整件事情中找点乐子。我们都不说话了吧，她提议。沉默一旦落在了两人身上，手指的动作就开始加快，好像沉默在催促着他们。他圆粗的手指抚摸着这里那里。她一直闭着眼，看也

不看他一眼。他的阴茎一耸一耸，勃了起来，她拨弄着它，示意开始，但他小心翼翼地捧着，又等了一小会儿。

沉默无语。但这次，并非悄无声息。

我倒是建议他们回忆一番过去和其他人做爱的情景：咸咸的汗水，电风扇或是空调的声音，精液携带的来自前列腺液的腥气，让人微微头晕的空或满。时间让每个细节看上去变成了另一些新的，不知不觉，睡觉的对象就换过了好几个。

那些共度的下午。她后来选择了离自己家最近的宾馆钟点房。这样他们做爱的所有痕迹都会像那些公共床单一样。它们被洗得苍白而柔软，把自己平整仰起，等待接受屁股们的蹂躏。总是他在房间里等她，躲在门后，为她开门，从不说你好，她进去，眼球左顾右盼，查看浴室，查看床单。钟点房，那么小，但小得够用。浴室里永远有股气味，哪怕墙壁新漆。但接着，就闻不出什么了，因为很快，这些就变成了他们身上的味道。接下来，她会走到总是靠墙放的小桌子上拿起电水壶，灌满水，插上电源。他犹豫地看着这一切。看着她从包里取出一个装了 200 毫升中药的塑料瓶子，看着她拧开盖子，一口接一口地吞咽。他见过她另一种吞咽。头疼的时候，她会拿出小包装的阿咖酚散，一包接一包地机械地无意识地往嘴里倒，然后仰起下颚，大口喝水。一般是四包。她的唇边一圈沾上了白色的药粉，漫不经心地看着他。

你还好吗？

还好。

但愿她不再头疼，他想。他有时觉得，疼痛让他抓不住她，因为他没法强迫一个病人。头疼的时候，她因为心智散开，变得模糊，但因为突然显出的娇弱，倒也不是遥不可及。

阿咖酚散

本品每包含阿司匹林 300 毫克，对乙酰氨基酚 300 毫克，咖啡因 30 毫克。

本品为解热镇痛类非处方药药品。

本品中阿司匹林及对乙酰氨基酚均能抑制前列腺素合成，具有解热镇痛作用；咖啡因因为中枢兴奋药，能增强药物的解热镇痛作用。

用于感冒或流感引起的发热、头痛；也用于缓解轻、中度疼痛如关节痛、神经痛、牙痛、月经痛、肌肉痛。

口服。成人一次 1 包，一日 3 次。

常见的有恶心、呕吐、上腹不适或疼痛等胃肠道反应。较少见的有皮肤过敏反应，支气管哮喘，可逆性肝功能损害。

上一次头疼时，她在“真锅”二楼哭了起来。按说这般年纪，在自己的偷情对象面前掉眼泪，似乎也太老了点儿。咖啡馆的桌子厚重，摸起来比她的头盖骨结实。她把自己湿漉漉

的脸压上去,不知自己是不是在酝酿情绪。她想用泪水向他宣布什么呢?他甚至不是她失控的对象。他们还没亲到那地步。

当年母亲从不相信她的疼痛。没有任何止疼片,没有阿咖酚散。有一晚,房间里都是人,没人会留意她的疼痛。噪音。她捶了捶墙(或是没捶?)。后来她从碗柜里拿出碗,朝地上砸去,那一刻,在场的人呆住了,很快,他们离开了。那晚母亲罚她在阁楼上睡,她蜷曲着身子抱着自己的脑袋,尽情地默默流泪。

还有一次,她对着丈夫拿起了一把菜刀(他究竟对她说了些什么?他有什么本事能刺激得她如此?),总之他扭住了她的手腕,夺下了菜刀,把她按倒在地板上,朝她踢打,直到他无力。那种疼痛,不是难忍,只是有种冲动,想要冲撞,被冲撞。第一次做爱以后,她终于说得清那是种什么感觉了。性交让大脑充血,疼痛减轻。

你或许已经猜到了,我们这位女主人公在身体上很是随便,她自以为她是情种,天生喜欢眉目传情。她不在乎做爱本身,而且永远永远都不为此拿男人一针一线,但我敢肯定,她几乎不懂得爱。

母亲二十八岁查出得了卵巢癌,就在前几天,母亲对她说,没有及早带她去看病,是她的错。即便如此,她还是不打

算原谅母亲。没有情绪了,也不能。

为了这么多年,被忽略的疼痛,她不能原谅她。

母亲经常打她。十八岁以前,她一直把打她的活干得很好,她从不搞背后偷袭,像有些母亲那样,从孩子身后走过的时候,顺便抽打一下后脑勺。母亲要求她一只手放在桌角上,尺从上面挥下来,打在掌心上。很疼。

不要告诉妈妈。这是她说过最多的请求。要是成绩没有考到九十分,要是什么东西被弄坏了,或者作业没做完,或者被逮到看武侠小说,或者逃课了,或者和人打架了,或者想多要点零花钱了,甚至被老师抚摸了身体,甚至满十八岁后,有了孩子,所有这些信息,都没有告诉给母亲。她只是反复地、明确地告诉母亲一个信息,但母亲不想知道。母亲不为她担心。母亲觉得她比自己健康,是理所当然的。她用一种先是平静后来不耐烦再后来责问的语气警告她:不要无病呻吟没病装病。愤怒涌上,真相,真相如何能被证明?头疼的时候她想象过自己突然脑血管爆裂死去,然后,死因将会被查明,疾病将被记录在她的死亡证明上。这样母亲就可以自作自受了。

我设置的男主人公年龄要比女主人公大上两轮,因此,如果要讲述他的故事,我就必须从她出生之前很久开始谈起。算了,还是说说他和她好了,事实上,那也就像是一些蹩脚的彩色电影,固然平庸乏味,对当事人而言,倒也别有一番风味。

他在1955年出生，单就外貌而言，母亲的得分比父亲高出一大截。他又是怎样一副模样呢？多年以后他打开相册，承认弟弟长得更像母亲。鉴于他已年过五十，是美是丑早就不再那么重要，因此这里一切从简。那么，她眼中的他又是怎样的呢？平凡的，衣着老气的，线条太过柔和了一些，就像一颗矜持的樟脑丸。就算他曾经矜持，曾经在别的女人面前伪装得不动声色，但在她面前，在她貌似观察实则并不真正关注的目光之下，他常常手足无措。她向他走来的那一刹那她就闯进了他的心脏表面。他记得她穿一条有很多花边的裙子。起初的几年，他把她装作一个朋友的存在。也许潜意识里他知道他们并不适合。他希望这个方式足够持续下去。但她有的只是常人的性欲，和不符合年纪的好奇（这些还尚未演变成她后来莫名其妙的怨怒）。他曾经是个内向的人，即使和小姐们打了几十年交道，他对于像她这样的女人还是没有做好准备。

他们之间没有话题。即使做过爱以后，他也只能糟糕地谈点什么：好点没（看她歪着脑袋）；再晚回去，就打不到车了；要不要喝点热的吃点蛋糕。在这样的话题之后，词语开始不断地缓缓涌出，就像便秘患者终究闸门微开。如此地磕磕碰碰。有人在异性面前可以如鱼得水，但他就只能没话找话。她用阴冷的沉默对付他，让他好好感受到了微妙的敌意。但也可以解释为一种吸引，谁都不愿意首先走开，或从此不再见面。